

新观察·年度综述

2021年散文:

时代的气象、大地的恩泽

□王清辉

2021年散文的写作疆域更加广阔,美学探索也更加丰富。其中不乏超出我们固有想象的新鲜文本,为我们摹画出动人的时代表情,他们对历史的想象和当下生活的思考,与美好生动的心灵跃动连在一起,成为照亮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之光。

文学创作,总离不开对时代气象的观察和把握,以及对个体经验的凝视与思考,散文也不例外。作为一种以灵活性、包容性更为见长的文体,散文对于写作者个体生命的浸润程度要求更高,也正因为此,散文写作中尤其具备拓宽看待世界眼光的可能性,为我们提供了更多有差异性的观察与创造。回首2021年的散文创作,我个人最大的阅读体会,就是散文的写作疆域更加广阔,美学探索也更加丰富。其中不乏超出我们固有想象的新鲜文本,为我们摹画出动人的时代表情,他们对历史的想象和当下生活的思考,与美好生动的心灵跃动连在一起,成为照亮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之光。

时代之美

从炽热的生活中,从人民壮阔的奋斗中寻找主题、题材,汲取诗情画意,是新时代作家的大任重责。李焕才《歌海儋州》、李舫《霓虹——吉林和她的七种颜色》将壮美山海、广阔原野上的厚重文化、蓬勃生机诉诸笔端,用利落跃动的语言写出了动人的奋斗故事和绚丽的时代光彩。刘醒龙《得青花通南海》、植展鹏《西沙手记》在对文物、风物、事物、人物的仔细记刻和丰富呈现中,体认着中华民族的家国情怀。

苏沧桑《纸上》将养蚕、造纸、唱戏、养蜂、采茶、酿酒、摇船等江南一地有特色的传统文化形态与劳作方式,一一与真实的生活现场和思想情感融为一体,在她沾着泥土、带着温度的文字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山水之美、风物之美、劳动之美和人民之美,从纸面直指人心。她在《船娘》里这样描述:“她的生命形态,古老、柔韧、恣意、隐忍,美如雨中匍匐的蕨类。”这句话也可以说为书里的每一个人下好了注解。正如作者所说:“我发现我遇见的每个人,从未吝啬过自己的努力,每一份最原生态的劳作里,深藏着难以想象的艰辛和无奈,也深藏着生生不息的古老美德,如一叶茶的苦涩和芬芳,久久地在舌尖上矗立,在心坎上颤动。”

赖赛飞《鸟塘记》将视线聚焦于在岛上做时间生意的人,从拾宝客贩卖银元、造船到收购大树,最后建起博物馆来收藏旧时光,时间的真正价值在岛上人民的生活变迁中获得了饱满、深情的回眸,回眸中充满着对故乡小岛的温暖感情,同时作者对生活的观察敏锐深刻,文字富有现实感和表现力,因而具有别致的亲切感和丰富性。范晓波《成千上万种春天》在人生回望中感受四季轮回中的春天:随着气候变化,习见的春天并不会年年一样,而随着时代风尚的变化,春天带给人的感受更会年年不同。这也同样是散文创作的一大母题,即在多姿多彩的阅历与感遇背后,在多种多样经历与经验之外,最重要的是时代中的人。

生态之美

生态是2021年散文写作中的热词。在新冠肺炎疫情阴影仍然笼罩的这一年里,生态散文的创作热潮,尤其凸显了我们对自然生态环境强烈的使命感。将自然万物作为书写对象,尤其着眼于通常我们看不到或者不关注的部分,主张跳出单一的人类视角,人与自然相互平等,这不失为一种重新审视我们的文明和文化的更为开阔的气派和格局。不仅如此,这样的视角和思路还时时警醒着我们,该如何认识自然、如何与自然相处、进而如何认识人类自身乃至这个世界。更重要的,这不仅是在强调人与自然相互理解和沟通的重要性,甚至是在自觉不自觉中寻求一种创造性的文明与精神的出路。这也是生态散文最为振奋人心之处。

陈应松的“神农野札”系列写他身居神农架20年间独特的见闻与生命感受,吉米平阶《藏北三章》围绕青藏高原上的野生动物保护、考古和无人区开发,七堇年《万川映月》紧扣“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的思路,特别是在四川平武县木皮藏族乡关坝的具体实践,杜梨《你根本不知道它飞去了哪里》写一只北京雨燕的救助与放飞,李元胜《寻蝶布朗山》专注于西双

版纳自然保护区里蝴蝶带来的惊喜……以他们为代表的生态散文写作既是充实的田野调查,又是与多种多样生灵的心灵对话。这些对话或自在随性,或行思坐想,或深思笃行,都以各自的笔触回应着大地的恩泽,在艰深的道德体验中不时闪耀出智慧的光辉。

生态文学追求人与自然的深度交流,其中需要的感知力,欧阳婷的《北方有棵树》做出了良好的范例。跟着作者的细致观察、细腻书写,我们看到在我们日常居住的空间之外,甚至就在身边一小方天地里,只要留心,我们就可以聆听到荒野的声音,受到自然的滋养,感受到大自然的丰富和珍贵之处,由此万物可亲,心灵富足。

周晓枫《幻兽之吻》写到野猫、土拨鼠、沼蛙、蚂蚁、狮子、长臂猿、海豹、兔子等等不一而足,从水中的游鱼、空中的飞鸟到陆地的野兽,林林总总的生命状态与生活节奏在她绵密纯粹的语言中获得了更为深刻丰盈的意义联系。同时,因其与自己的日常生活更加贴近,作者倾注了自己更饱满的热情和更痛切的悲伤。关于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有美好也有恐惧,有依赖也有残忍,作者一并反思着其中骄傲与卑微,伟大与细小的共存和转化关系。我想,这样的反思正是为了在写作中遇见自己。

行走之美

行走是2021年散文美学的另一个热词。深入到生活中去,考察山川地理,探寻文化遗迹,从而获取创作素材与写作资源,本不是什么全新的方法,反而由来已久,不过,依靠行走进入历史、文化的故地或现场,在与故人、故纸的对话中近距离探寻、追溯历史的踪迹与人世的变迁,更能让散文创作具有一种真实的代入感与身临其境的艺术感染力,行走之美由此成为2021年散文创作捕捉时代精神、提升回应现实能力的重要抓手。

杨潇《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将1938年西南联大师生“湘黔滇旅行团”徒步跨越三省、穿过西南腹地的历史故实与2018年自己重走这条路的感受交织在一起,把自己在当下的困惑与纠结代入80年前波澜壮阔的历史之中。例如关于创造,作者在自己也正走到南岳的时候写到:“在南岳,朱自清有时会整天泡在山脚的南岳市图书馆,为他的《沉思录》搜集材料;柳无忌编订了英国戏剧讲义;钱穆为后来写《国史大纲》摘录了笔记;金岳霖完成了他个人最满意的一部著作《论道》;陈梦家住在风景如画的‘襟户’,温读从前所不能读的书籍,除了写成文字学讲义外,还完成了《先秦的天道性命》一书,后来他在昆明给胡适写信:‘这五年的苦读,救疗了我从前的空疏不学……’”

陈福民《北纬四十度》则以现实的行走,力图在历史中探求文明与人性的感人与动人之处。在作者笔下,北纬四十度当然不仅是地理概念上的,而更多的是历史文化内涵。北纬

四十度内外,展示给我们的是一幅宏大的游牧民族和定居民族横跨2000余年的冲突与融合全景图,其中作者着墨尤其多的,正在于“民族竞争与融合”,在于“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共同的文明理解与高贵追求”——无论民族性格的养成还是文化历史的流变,都与此息息相关。如果说不同民族间互相学习、互相塑造是我们共同期待的历史价值,那么历史知识与人文关怀的相互交融则是行走之美的最高追求。

南帆《乡村笔记》集中于月洲、林浦、赵家堡、五夫里、石井、闽安、尚干、琴江、螺洲等乡村,尤其注意村庄的形象演变、历史沿袭与文化心理,是一部生动的当代乡村生活观察笔记。梁鸿《梁庄十年》则聚焦于梁庄的日常风景、人伦风俗与人物命运,通过乡村内部的变迁来观察快速变化中的时代与生活。他们的行走与书写共同筑就了作为精神原乡的乡村。

伊险峰、杨樱《张医生与王医生》中的行走是在采访中完成的。全书以两位身为医生的中学同学的人生故事为主线,在全景式记录他们工作生活状态、知识文化趣味与社会存在生态时,侧重于寻找来自家庭、代际与个体之间的张力和不同影响,探索当代人精神困境的社会根源,一定程度上还原出普通人在时代中的命运轮廓。其细致的访谈设计、精密的材料工夫与对时代的把握能力,使全书在人文情怀的观照下生出感人的精神境界。

阅读之美

从个人阅读出发的散文写作不仅是个人旨趣表现得最鲜明的部分,同时在整体上也最能体现当代人生活与生命状态——时代经验与美学追求都在其中。从个人阅读出发,抵达的却是精神记忆与生命状态的回顾与反思,这是散文写作中阅读之美的集中体现。格非《文明的边界》、刘琼《花间词外》、孙甘露《我又听到了郊区的声音》、马雁《读书与跌宕自喜》、李伟长《未被摧残的生活》、文河《旧时月色》等都从不同角度,结合各自的阅读与视域,为我们打开了审美和日常生活之间的种种复杂幽微之处。

李修文《诗来见我》将自己的人生遭际与古诗词相参悟,古诗词中的情感常常能赋予人以极大的抚慰和力量。“只要你‘逢桥须下马,过渡莫争船’,只要你‘雨宿宜防夜,鸡鸣更相天’,你便是好好听了话,你便是好好回了信。”那些自小就烂熟于心却又渐次遗忘的诗,就好像是平行时空里的另一个自己,诗歌里薄薄的几个字,不仅抚慰生活中常见的悲伤孤寂,更成为我们回归古典、致敬文学传统的一种方式。

以上是2021年本人有限的阅读视野内印象最为深刻的部分。关于散文理论,王兆胜《国体散文与观念变革》一文中提出,百年来的中国散文离不开作为主体的“国体”规约,应更多地从国体散文角度审视中国式现代化在散文中的行程、特点、规律、价值和意义;应站在中国文化自信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角度来看待和理解,以显示其广阔、博大、绵延、经久的价值意义。我想,国体散文中包含传统文化的基因密码,而散文的发展一如既往地需要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红色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融通发展。我们还缺乏更多这样的散文历史研究与散文文体规范的研究。至于创作,我相信也期待散文的写作疆域和美学探索将在更加广阔、丰富的道路上不断前行。

以自然为师,在诗中修行
——关于哨兵诗集《在自然这边》 □王士强

如书名所示,哨兵诗集《在自然这边》所写的主要内容是“自然”。当然,任何一个具有当代性的书写者,在当今时代都不可仅只书写“自然”而与时代、社会、历史等无关。在哨兵这里,“自然”的确具有至高的价值,一定意义上有着抵抗日常的超越性、永恒性,他于此获得了内心的安宁、抚慰与救赎,同时,“自然”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个参照系,他立足当代、关切现实,以“自然”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自然”在这首诗集中具有不同的层面与功能,内涵极为丰富。“在自然这边”所包含的价值立场、情感态度、审美取向,无论对于哨兵本人还是对于中国当代诗歌而言都有着重要意义,值得进行一番观照与辨析。

诗集的第一首诗叫做《自然课》,这样的安排自然并非随意,它是整本书的“诗眼”。《自然课》说:“谁在今天糟蹋现实,就有谁在明天失去将来”,这是对大自然之现实处境的清醒认知,打破了乌托邦的、温情脉脉的假象。由此出发,“与雾相伴/虚无是我的来历和粮食”,镜头拉到远处,变“虚”、变“空”,而无论是对于人生还是对于现实却能够看得更为清楚,“今天雾大,看不见洪湖/也看不清楚自己。但我发誓这就是世界/雾整日不散。此地,不宜养老/做归宿,只适合当过客/听鸟,闻世外动静”,“但山水/易容,须重新认知。岸边/楼群隐没,似远山/又如怪物。视线之外/我已无力表达,语言尽头才是诗”,这是对于世界的重新认知,也是对于语言、对于意义的重新发现。的确,“自然”可以成为一个具有无限承载力的“容器”,容纳诗人对于世界的立场、态度与想象。

“洪湖”是哨兵的精神原乡,迄今为止他相当比例的诗作都是以洪湖为背景的,他的整个世界是以洪湖为中心展开的。对哨兵而言,洪湖既是现实性的,又是象征性的,这里面有着现实生活的一切,又有着高于现实生活的向度,既承载着他的过去、现在,也寄托着他的未来。以“洪湖”为依托的“自然”首先是一个现实的、情感性的甚至伦理性的所在,在此基础上又具有了神性、永恒性、超越性的维度。在《田野调查》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有如伤口的故乡:“回到洪湖。我可

以在这片芦苇地与/省城间往返,却无法带着洪湖//上路。我羞于说出这座小镇/是我的出生地,我的双亲//住在那栋楼的六层,年过七旬/却一直活在妹妹//去世的那个夏季,以泪/洗心。我知道//唯有泪,才是真正故乡/从没消失,永不缺席”,它是极具内在性和情感容量的。《寻人启事》所写也饱含情感:“丁酉冬。雪夜中把我父亲/从荆江大堤脚下送进县人民医院急诊科/却不留姓名的人,自洪湖入江口而来/愿你在运砂船或渔舟上修成隐士/不为世界所知。这样我父亲年过七旬/也不敢老去,我父亲欠长江和洪湖一声谢意”,这里的人与“长江”“洪湖”之间有着一种血肉相连、生死攸关的联系,令人动容。《秋日札记》中说:“对发生在身边的小事/我保持着足够的敬畏”,哨兵的确对“身边的小事”有着充分的尊重、体认,他拥抱身边的事物,由“近”而及“远”,以此来反观和打量现实世界,正如他在《从东方白鹤谈起》中所反思的:“来自欧洲大陆的鸟儿/横太平洋,越喜马拉雅//只为争抢洪湖的田螺/蚌壳和地盘,当作世界的终极意义//毫不在惜弄脏自己的羽毛/鸟翅。我兀自站立//在这架军用监控仪屏幕上,我/和两只东方白鹤没显出什么不同”,于此,个人的生命境界无疑得到了提升。

以山水、自然为师,同时意味着对于“世界”“人类”的拒绝与疏离。《在湿地保护区》中说:“在洪湖/我要寻的,只是这个世界/缺损的”,这是对于现实世界之外的另一个世界的追寻,其中的情感态度是坚忍而笃定的,有内在的力量。《多年后在湖上再次驾船》则说:“多年来/唯有逆着人类的方向,我才能抵达/要去的地方”这是与人群的背道而驰,颇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意味,耐人寻味。在《藕》中,则借“藕”表达自己:“藕已成为/粮,深扎洪湖/撑起了我的世界。从那之后/洁白就是我的底色,在我心里/年年植藕,享受淤泥的生活/不反抗,但绝不苟同”,这里面的“洁白”“不苟同”无疑正是作者的自况,是托物言志。诗歌《迷路》同样表达了一种自我与世界、人群的关系:“车载导航说条条道路都通往/我要去的地方,但与众人同行/我却总是迷失目的地。如你所言/在武

汉,我不知道去哪里/也无处可去。像某个熟悉的陌生人/走街串巷,不停寻找另一个自己”,诗人与外界、与自我显然都是充满了紧张感的,他选择的是一条人迹罕至的道路,他在面对自己的同时也“不停寻找另一个自己”。所以,诗歌对于哨兵而言,是一种克服与抵抗,是一种慰藉与救赎,抑或者,是一种修行。语言,是他的武器,也是他的家园。《过洪湖村夜闻丧鼓》中写:“悲伤无言以表。有没有谁和我一样/在洪湖村忍受整夜的丧鼓,天亮前/还围着洪湖花鼓戏,为村庄/守灵。这样你就能和我一样/听见汉语敲锣打鼓,在黑夜里喊魂”,这其中汉语之“喊魂”尤为形象地凸显了诗歌在当今时代的处境以及使命。《打鱼诗》里面也有着对于自身诗歌写作的理解与追求:“网底串满鹅卵石坠子,松木筏上/三人分工精准:摇桨/撒网,收绳,才能打鱼。在洪湖/我只写比世界重三倍的诗,拖拽历史/现实和未知”,这可谓是一首关于写诗的诗——元诗,包含了哨兵写作的密码与自我期许。《大鸟》中写了他对于人生、对于写作的理解与追求:“要多少年我才能轻如大鸟不为人知/要多少年我才能爱惜这些;语言,羽毛,翅膀”,“大鸟”是“轻”与“重”的结合,由“重”而“轻”,“我”也在践行由“为人知”到“不为人知”,这自然是一种不无艰难的修行。同时,“语言”也是一种“翅膀”,它值得珍视,也能够予人自由,这也是写作的意义。《自查报告》中写到了自己的使命:“事实的确如此。入江口/拖拽泡沫,在林外的黑地里飘荡/闪耀,像招魂幡纠缠长江和/洪湖。而夜晚无所不知。江流/返照,衬托世界的暗角,我几乎窥见/我为何来到这个世界。不为江湖/泡沫销魂,只寄命书桌上一页/摊开的稿纸。刚刚我死于上一行/诗,却又从这句汉语里活过来”,无疑,可以认定这正是诗人哨兵真实心迹的袒露。诗在这里具有着至高的价值,汉语担负着崇高的使命,应该说,这也是汉语诗人对于自身责任的一种承担与认领。

诗人哨兵有着精神世界的沉静与超脱,也有着对于现世生活的爱恋与悲悯,诗集《在自然这边》表现了哨兵的所行之远、所爱之深。

短评

季云的随笔集《闲有家》多少带点传奇的味道。“闲有家”出典于《易经》,原义是插上门闩,就可以守护一个家院的安全和温馨,引申开来就有了“正家”与“齐家”的意思,也就是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齐家”的思想。《闲有家》的基本内容,讲述的是“家”的方方面面:老家的族谱、青灯儿时的生活、自己上学的坎坷、做母亲育儿的辛劳、孝敬老人的悉心、下厨房做美食的点点滴滴,等等,都是带着个人的生活体验,非常真实地进行讲述。这些都是一点也不掺假的“非虚构”叙事。

这部书的一个很显著的动情点,是作者在家庭日常生活叙事中,将自己作为女儿、儿媳、妻子、母亲、婆婆、大姐等多重“角色”,用“正”己与“齐”己的伦理和人性诉求,描述并塑造着自我形象。也许,这些角色的自叙在作者是随意的而并非刻意。然而,散文这种文体的自叙传和自塑性,却很偏执地、毫不隐晦地将作者自己给读者描绘、裸现出来了。

伦理的、道德的、人性的自我呈现中,季云偏向了传统,在传统文化与现代诸多文化悖论之间,阐释着她的家国思想和家国情怀。这是这部书在思想上另一个显著的魅力所在。值得注意的是,《齐家之风》《闲有家》《教子婴孩》《家有贤妻》《妻子做主》等作品引经据典,承接传统的家国思想,对“家”与“国”的大伦理关系进行了独特的阐述,她反复告诉读者,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齐家才能治国,她说:“《周易》中‘乾’‘坤’‘家人’‘恒’‘泰’等卦的《易传》,时至今日仍在传递着人类传统的治家之道……有我们中国人独特的精神世界,有百姓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它体现在对老百姓日常生活和言谈举止的规范上。”显然,作者执拗地想将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及自己认可的当代妇女人格独立的思想,回归到家庭,回归到普通百姓日常生活之中,而且,她将妇女人格独立的思想,赋予了之于家庭的“女诸葛”“减压器”“警示灯”“平安扣”等《妻子做主》当代中国女性主义的全新内涵。

社会经济急剧的转型、信息时代灯红酒绿的生活节奏,使当代生活与传统文化之间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断裂现象。鉴于女性被商品化、被欲望化、被物质化的现象,后新时期和新世纪的中国女性文化与全球化接轨,于是出现了中国本土的女性主义思潮。如何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既继承中国的传统文化、又整合世界女性主义运动的合理思想内核,从而走向本土理论和实践的文化自觉,是当下亟需解决的一个问题。季云在批判性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言说着关于家庭生活叙事中“妻子做主”(季云“女性独立”的概念)的一些女性独立方面的思考,关于养正教育、启蒙教育、家道治理等方面个人观念,对如何在新世纪家与国大伦理之下重新认识男女平等、如何重新给女性性别身份定位、如何重新在新时代新世纪做“贤妻良母”、如何重新思考女性生存和发展空间等很多问题都有独特见解;作为知识女性、退休的国家公务员,她于此以自己的道德良知,为当下的妇女如何“做自己”立言,这是对中国女性主义的讨论如何引向深入,做出了回答。于此,《闲有家》的外延意义,值得我们深深地予以思考。

除了表达自己的家国思想和为妇女立言的诉求,季云于文学是“无功利”写作。正如毕飞宇在《闲有家·序言》里所说:“职业作家的写作多多少少都有他的诉求,多多少少都有他的利益。但是,季云的写作真的是日常的,没有排行榜在等待她,没有文学奖在考验她,没有回报在等待她,当然,更没有文学史在折磨她。”我所说的“无功利”写作,自然是指毕飞宇所说的没有种种文学的“光荣”和经济的利益而写作。惟其如此,季云的《闲有家》的写作完全进入到一种自由的王国。季云的“传奇”,也在这一点上充分表现出来。

心无虚荣心的挂碍和物质利益的诱惑,人心就会澄清,下笔就是一种纯粹、通透的境界,一种精神书写的绝对自由。用毕飞宇的话说,“季云的笔触是游走的”,是“旅行家”自由而快乐的“游走”。于是,对应在文本的创造上,季云的自由是区别于一般散文家的自由。她既不拘泥于文本的“守正”,又不需考虑文本的“失范”,在她的写作中,什么散文原理、什么散文的清规戒律、什么艺术方法与技巧等等,都抛诸九霄云外;仅仅靠着素有的文学积累和文字表述的基本功,来自由自在地结撰文本。于是,季云信口开河、跑马无缰、率性而为、我手写我心,散文成了她自由写作的“跑马场”,也是她的文章“破体”的“试验田”。如果给《闲有家》定性其体式,应该说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尽管《我的四季》有点像回忆散文、《坎坷高考路》有点像报告文学、《齐家之风》《闲有家》有点像读书札记、“简”的境界《积善之家》有点像杂感……但大体来说,作者所写的这些文章,都可以归类于自由随便、没有定体的文学随笔。

季云的散文创作,与她平素文化知识方面的进德修业密切相关。她平时爱读《易经》《论语》《孟子》、老庄哲学等中国传统经典,这使她批判地接受了中国古代先贤的哲学思想,使她的文化随笔具有古典哲学力量的支撑。同时,她还爱读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这使她写作随笔时,可以自由随便地引录黄庭坚、郭沫若、章太炎、邵力子、张爱玲、汪曾祺、毕淑敏、托尔斯泰等名家名言,来佐证、阐释自己的思想观点。此外,她大学毕业后在一家杂志社做过多年的文字编辑,积累了文字经验,奠定了她散文写作的基础。毫无疑问,这三方面的厚积,才有了《闲有家》必然的薄发。

散文创作除了理智、学养、文字基础之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创作机制是激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刘勰《文心雕龙·情采》)。当季云将“最凡俗的人类情感”升华为抒写家国情怀的激情的时候,她不能自己,必须用文学中的“老年人文体”,包纳、发抒她的激情,进而沉醉且“滋润”她的“闲有家”的叙事。我们细细品赏季云的随笔,仿佛能听到一颗赤子之心在字里行间不息的搏动,感觉到她像一位抒情诗人在狂热地咏唱。我想,激情出诗人,激情加思想即演绎为她散文的生命形式,季云写作“一发而不可收”的全部秘密,就在于此。

——评季云随笔集《闲有家》

□吴周文

